



鈴
録
跋

全



服部文庫
117
1945
17



117
1945
17

此等、必シヨウ、勤弁、心カク、下



○正德十三年戊寅正月、王都御史守仁計擒三刺賊首

池仲容、并其黨、盡殲之。龍南、龍川之交、有水曰泚、崇山

絕、寇強、梁不違者、嘯聚其間。酋池仲容、俗呼為池大

鬚、弟仲安、仲寧、俱力格猛、席捷、競飛、操、負固、窮

兇、稱雄、各峒、信豐、龍南、安遠、會昌、以切近、受毒、最慘

仲容有幻術、急則遁形水草中、名為柳青、蓋自正德以

來、剿之不克、撫之不從、當事者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丁

丑、王公至廉、知酋善遁、計欲生致之、十月、將征橫水、先

為告諭、三刺籍其五百人為兵、再征桶岡、則令仲安領取部

把截上新地、及二巢破、仲容始懼、為備益嚴、公遣材

117 (1945 (17))

官至剡賜各酋長牛酒覘賊動靜賊度不可隱詐言
曰盧珂鄭志高弇吾讐也恐其掩襲而豫防之非虞
官兵也珂等皆龍川歸順民不為賊取賜故雖之材官
反命公陽檄龍川使覈珂等擅兵雖殺之實且趣剡刊
木開道俟回兵聲罪討之賊且喜且懼復使來謝請無勞
官兵自為備公許之十月班師至南康盧珂鄭志高
等來告變公復怒其誣構繫收贛獄而使人密諭以
欲誘致仲容之意先縱其弟歸集兵以待隨道參謀
雷濟等往諭仲容勿疑因陰購其取親信說之使自
來投訖公還鎮大饗良將士下令城中今大征已畢民
文勞苦且暫休為樂可大明燈會以慶太平又曰樂

遣
親作新

副

戶多住龜角尾恐招盜謁迂入城來散兵使各歸農示
不復用令仲安亦領衆歸敢兄所守于是贛城街巷
俱鼓吹賞燈宴戲旬餘矣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喜遂
弛備已又遣指揮余恩及雷濟等領曆三劑戒令毋撤
備以防盧珂賊衆益大喜濟等因說仲容曰官府待
汝等良原何可不親往一謝前取購親信者又從中力
贊仲容以為然遂率豪健者九十三人來先營于教場
而自以教人入見公故笑謂曰若輩皆吾新民未見而營
教場疑我乎仲容皇恐頓頽謝先是公聞仲容來固已匿
兵預飭祥符宮寬閑以居令參隨教人館伴皆素與賊
相狎者已而引至宮是止宿處望整整喜出望外時閏十

助
所
數
宮
皆

二月二十三日也。賊欲入衛獄，覘珂參隨先期，令禁卒
桎束珂等甚苦。賊衆入見，莫不唾罵，數之出而相語，
益自喜。是夜即殺珂等，使馳歸，發兵踰日。仲容辭
歸，公曰：「自此至三朔八九日，歲前未必至，即至又當謁正，徒勞苦
道路耳。」訖贛城，今歲有灯局，以正月歸乎。其少者固喜
觀灯，治遊諸參隨復從而和之。于是賊衆似然忘歸，公
又製青長衣油靴，教之習禮，令所屬官僚以次宴犒。
館伴者又私飲仲容于倡家，既連日夜矣，則密令二
三力士乘黃昏假使酒，闖入而與仲容爭，因而毆傷
其目。館伴屬火甲縛，酌酒者當夜擁仲容擊院鼓
告急，公開門問故，陽大怒，御諸酒徒出，轅門各杖五十收。

責

獄貴教，仲容及諸館伴聽別治，已復請仲容曰：「初意欲
留汝等過元宵，今若此須聽汝等早回矣。明日令參隨引
醫療其目，密使用藥翳其瞳子，毋令得插青道也。賀
元旦畢，仲容辭，公曰：「謁正尚未犒賞，奈何？」二日，開印令有
司大烹于宮，以次日宴。是夕潛入甲士六百，人射圍計以六人
制其一，餘則伏左右防變。密語參隨龍光曰：「每了二十人
汝可立屏下，毋我，否則入告，計已定。」詰朝集仲容等入
院，盛張鼓樂，內外不得聞人聲。乃召屠人剖牛割豕，
階下階上鑿金銀分曆，令不得見前後，故教刻始一癸賊
受賞，兩手不勝，復以蒼紅絆繫已，乃勞之酒，三叩頭出，令
謝兵道。既出，甲士盡禮之，內外未賞者尚有十餘人。

門

因候久色稍變附耳相囁嚅公揮尺喝曰後且生不守禮
伏兵起六反接以出畢車而退日已過未公大眩暈嘔吐
晚食薄粥乃定益心神過勞故也初七日率兵諸泚而諸
哨已集遂搗其巢三月班師奏立和平縣是役也公神
機秘略愈出愈奇而愈不可測卒使賊入穀中駢其
首就戮公真十載一人哉

雷濟肅度皆贛人濟聰避者祭度義官都御史王公
守仁來填度也知二人素有識略置之幕下參謀公平
橫水桶圍三泚諸賊二人計畫居多而誘泚酋池仲容
至府城二人玩弄之卒令死穀中計尤詭秘王
宸濠反公過豐城聞變時濟度在特相子痛哭

即圖趨還贛州起兵討賊而南風正急舟不能動又相
痛哭焚香願天願反風頃之風轉濟度試香煙果北喜

及 遙望宸濠追兵將及夫人公子時在舟倉卒中亟呼一小漁船公
自縛印勅与夫人別令濟度持采二升甯奠五寸同載小船將祭

向濟曰行備否對曰已備公指船頭黃蓋曰到地方無此何
以示信于是又取羅蓋以行至新淦城下城門戒嚴不得泊
濟度張黃蓋以示乃開門罪拜迎入再中計議宸濠徑襲

告 南京直犯北京兩京無備奈何故駐吉安詐為兩廣總督
火牌兵部咨及各府報帖互相傳遞以撓其進止作間
李士實劉養正書以離其心腹多寫告示并招降旗号
沐牌等項動以千萬許以散其黨于當是時濟度等粘

告

貼浩示標插旗号木牌皆乘黑夜衝風冒雨涉險破狼
出入賊壘万死一生中取善行間人役被宸濠殺死者皆其
親信家人蓋陰謀秘計有諸將士取不午知而辛苦艱難
亦有諸部領取未嘗歷者幸卒之後京邊官軍南來失
計百方搜羅無取洩毒構陷莫元亨龍光与洺厦等俱
欲置之死地元亨被執洺厦等四鼠逃匿在丹功次俱破
削去未幾厦死公親為文祭之後洺謁遂得四川龍州
宣撫司經歷蓋垂府云

沉希儀字唐佐貴縣人龍父官為指揮使年十八館衛
印令尉以其將家子易之顧雖年少具勇畧撫士得
其心廣人尚弩而希儀精弓矢正德十二年詔征永安蠻

頭

希儀持陳村寨賊山上牆立希儀獨拍馬登賊却下議
希儀入潭前趨却之一箇鏢而左一箇刀而右夾馬一箇敵弩一
步外希儀振頭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許過刀
着於鎗鏢然斷鐵希儀射鏢者中缺項殪斫刀首於鎗
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恟失弩倭而午行上山射之中
既連斃三箇迫入書与其餘賊戰斬首若干級毒弩中
膊整軍還而中危疾幾死取部士刀穿手刺膂脊
繫拽鐵銀鑄痛毒自戕為希儀禱神請命最後一
人持箭貫喉其得士心如死而自是希儀知名兵導遷
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掠臨桂既還果希儀追之巢
有兩隘賊伏丁嶺隘以伺使熟徭導之入以某隘閉

尋

伏

八恐入誤

告希儀策之斬取閉隘八趨巢大破之賊酋奔逐之

酋騎而走崖窘釋騎跳下洞希儀騎而跳下洞從

之洞深沒馬希儀束濕馬於樹沿洞求酋洞而逃臨水

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斬之出棄濕馬與其後騎更追賊

謀

斬賊數十級謀者告希儀荔浦賊八千渡江而東寇希

儀倉卒率五百人待江岸謀者又告賊飽歸將及江是

時希儀取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滑石灘

狹而蛟龍灘洞希儀謂滑石牽線而滑眾可薄也蛟

龍而成列濟難圖矣令軍中伐岸竹揭竿為百旗挿

蛟龍灘上守以羸卒燃柴煙疑之賊至果避蛟龍趨

滑石希儀分兵兩岸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

中賊營中洲以護濟且半希儀以艦乘龍急衝之兩岸

軍噪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投鏢當艦希儀舍艦跳水斬鏢

人驟皆路洲上賊碎易其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走艦軍

與兩岸軍夾攻洲賊洲賊後行者擠墮淵溺死其前行

倖之以功迂都司同知嘉靖六年田州岑猛叛督府姚鏌

奏誅之鏌令分兵五哨入而猛勁兵盡在工竟希儀自請

當工竟竟以計殺猛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諸狂方輿記

同領事者嫉希儀功而鏌取以善後亦不聽希儀之取為

坐不叙繼鏌者為王守仁則信希儀用其言薦為右江參

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賊巢比前後兩知

府被賊殲且弩城兵疲不任戰官出城必甲巢近城者

驃酋

在

語

所

曰五都最險賊最極取虜獲人畜最富官兵不至百餘
 年希儀乃即用柳兵千人与百戶紹宗分擊之賊懼因
 熟狘為解乃以其取虜生口牛馬為獻賊素怯柳兵至是
 与柳人始知柳兵勁也大凡巢賊所以縱橫皆繇熟狘及城
 中點吏民為耳目官府動色情性賊雖竊山同千百里外輒
 知一議征勦口語查手足已露以是得為備甚者我取
 任為嚮道守往誤人入死地而賊耳目政益知官軍虛實
 与民積聚少多乘虛入掠活脫不可踪跡希儀以為因勝
 賊當先得其情得賊情莫如謀而使官軍人則賊疑察
 知諸徭中不能絕我商賈人陰求敗者假以賈物召至府
 密謂曰吾素知若輩通狘吾不罪更与若輩試為校詞皆
 喜乃人給五金使益買物散入諸嶺中絕棧深箐無取不

故

謀

每下一百
羊字冰

營

歷每有動靜輒奔走報希儀厚賞而秘之希儀欲出
 走則使心腹人為旗頭引之至期鳴鈺三兵皆聚命日出
 某門尽質弟從旗頭而已頃之劄營設伏賊果至奔追
 殪之已賊冠他取希儀軍已先在賊或潛冠絕遠村襲度
 官軍所必不至則希儀軍人先在賊始驚以為神希儀始
 至柳令諸徭出入買賣游戲城中無禁時入府見希儀
 希儀兒女之久之擇其便巧者厚賞之使調賊矣輒
 報又輒厚賞人諸徭妻入見其妻好慰勞賞之針線
 包帕銀簪諸物又命諸妾婢催之酒案其夫嘗以賊
 事雜者則又臨摘之他斯加勞苦之私賞益倍更以珍果

報

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勿令人知也諸猛婦歡喜皆來希儀妻
 傾筐篋給之尺而其戒勿令人知者猛婦又洩而誇之以為夫人愛
 已諸猛婦皆喉其夫報賊誓已得入府得沈夫人物而希儀
 間又使人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猛婦自是益知賊中消息
 或諸猛不言者諸猛婦因其使人附耳報希儀既得賊時乘
 騎輕勦其尤劇者二家兵至縶繩記之諸軍第捕繩以內家
 出教里停軍審究諸猛中危弱婦女牛蓄被獲者悉還之
 諸猛皆喜以為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之為賊者
 我乃不敢言賊之時無救輩無益也故予我乃敢言賊也希
 儀入巢有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猛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

之擣而尽殲之自是所賜勦無敢助賊戰者勦取過地
 巢或刀弩而門門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門出
 五牛我罰不且勦自是取勦勦無敢刀弩而門門者希儀
 獲劇賊不殺刑兩目賞之金返之自是他賊有取虜掠第
 用刑刺目者騎而人牽以諸賊使徵之以給被虜家賊不
 敢隱忍還取虜掠而刺目者輒求多賊至出自取有益
 与刺目人以是不為賊兵希儀歎曰當世固多良將也多
 在牽制疑疑不能展耳文兵貴神速因敵變化道有迂直
 亦有險易寇有聚散亦有堅瑕日有遠近亦有便阻謀有
 巧拙亦有忠佞疑而示之棄而擊之見形而移觸聲而應
 何可縉救也刻畫進退操已然待之不亦悖乎且今為

弄

而

將者貪暴而昧弄者也。昧算故不得，不受計於上。貪暴故亦不得不為上制。吾治兵，必請督府，乃發吾治文書。而吾掾史知之，督府檄下兩督府，掾史知之。夫事機不敗於札牘之煩，而緩急不在於期會之豫哉。希儀每治兵，不請督府，勝則上首功，而以邂逅追賊為詞。希儀嘗欲出勦，乃佯病，取部入問。希儀曰：「吾病思食鳥獸肉，公等能與我獵乎？」因出城二里而止。軍取部始知其非獵也。希儀既耳目多賊，不能數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則赫之曰：「沈公來勦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人則又赫之曰：「沈公來勦汝，則又走。跡血腫以死，或餓槁崖谷。希儀又每以甚雨淅凍風，冥之夜，察賊取止，每徧東西，果悉使人服衣帽，于草間。

中

駭

捕

潛持銳往焚之。東西巢盡，驚沈公來，無裸挈妻子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吽，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為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為賊之利，一至於此。黎明下山，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謂之城中希儀坐，城中不出也。東西巢益相顧，怪駭益落，瞻易面為好猛獍。兵希儀在柵先後十餘年，名賊名猶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猛賊駑中知府，時者也。累補不得，有報扶諫逃，隣東三層巢者，希儀潛率其勦之，則又與三層賊往劫。他取希儀，盡俘三層巢妻子，歸異時。希儀俘賊妻子，盡以昇狼兵，至是獨閉之空舍，飲食之。陰使狼兵數百人，時怒而投刀，獍獐恐之。希儀佯執鞭痛鞭使退，又使熟獍謂諸獍之亡妻子者曰：「得韋扶諫。」

還兵諸猛亡妻子者悉來投希儀令人空舍視之其妻室
童弱相率持哭曰非沈公吾為狼兵殺久矣已怨且言扶諫豈
汝爺豈汝娘不縛以贖我諸猛心割復見希儀希儀曰安
它欲得扶諫耳諸猛曰為公國之公切勿以我妻子與
狼兵也希儀曰諾槁而去之諸猛跡扶諫所在往見之謬
言我輩失妻子計窮兵惟有更相隨作賊耳扶諫喜
乃詭相與計復與扶諫出巢因醉而縛之置巖峒中而
使熟猛請易其妻子於三十里外希儀令人鎖妻子刃挾
之至三十里令曰諸猛却妻子者殺妻子然後戰諸猛白希
儀曰我等已縛扶諫置巖峒中獻之恐雙言公自取之
希儀得扶諫遂歸猛妻子剗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

下猛上
一本多
猛字

之四懸諸城門希儀威信既著率令猛攻猛雖懼雙言不敢
往嘗于期天大雨悉涸溪至人謂廣西將韓觀山雲最知名
顧能使猛不作亂豈能使猛攻猛未有如希儀也希儀
嘗上書於朝言狼兵亦猛獠耳猛獠所在為賊而狼兵死敢
為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猛獠之逆狼兵地隸土官而猛獠
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法輕不能制猛獠
若新猛獠地分隸之近旁土官土官富貴世世自知本不敢有他
望又耽戀巢穴非能變者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
足以制猛獠如此則猛獠皆為狼兵是古者以夷治夷之法
也而時不能用嘉靖十六年則有思恩岑金之變初
思恩府土官岑濬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首二人徐五

兵

鎮

鎮

新

酋

所

韋貴為土巡簡分掌其國各萬餘人夷民不樂漢法凡

教教鎮安有一男子自名金言鎮安兵征岑時被掠濬夫

也夷民聞之益思亂鎮安土官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告之

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歸鎮安因要之曰金得立

于伐某地幾百里遂盟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以奉金將攻

城郭復故地諸酋多欲為響忘者而先收濬既誅其揚

留者無取歸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忘募為打手收希

伐与兵備使者在賓晉入言請往見小主人希伐與晉

言心駭念金去賓州數百里留忘之表裏相煽煽賓危矣

驛且及廣右何有於思恩因好謂留曰汝往也我曩征

田州調兵鎮安賊已聞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因叩

曰聞鎮安警益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百計逃耳希伐故自作

微語曰岑氏其復乎因呼留至密語曰為我語金欲官乎毋殺

人却城以狀訴我及諸上司可得也遂与留十金花紵方摺之納

其懷中曰為我寄金得金後衣之念我也因謬謂留雖然金欲

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顧金安辨此希伐笑曰

豈遽責耶且得一帖為信耳留出之呼還謂之曰我幾忘

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善備之留益信希伐無他可託也詣金

如希伐言金大喜真謂可倚希伐官因率五十人詣見至賓城

門門者懼白希伐欲無內希伐怒罵曰金非賊胡不內耶胡者

以金心益安率其眾散入城而与留及其親信二十人裏甲見

潛以萬金帖子奉希伐希好遇之出見其姪与為弟兄

復謬為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可獨無於是遣金詣金備使者凡
 布儀取為要便金謂官府深瀆可親適明日詣金宮犒之五
 酒五十樽召雷謂之曰付汝金也倘其馬殺金是吾殺金倘
 箭刺客殺金是貴五非關我慎之復遣其姪至金宮與同
 飲酒卧起金自此心死於希儀矣希儀欲縛金憚其眾叱巡按
 御使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請其備先往密語巡按
 御使故而謂金曰吾挈汝許巡公吾代汝詞希儀為金作許
 詞塗抹許稿四五反用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
 貴五塗伏射汝易汝士官衣裝雜椽中先我馬令五千人復行
 金如希儀言希儀語金曰貴五賂我庖人毒汝奈何自今塗次
 飲食與我同之我食汝食我取勿食汝勿食也金如希儀

言行七十里至思龍驛晨起耳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殺
 殺惡以五千人往是真叛挾兵不若散遣三千人選心腹健卒
 二十往夫亦足自衛也金如希儀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謂
 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諸從人衣糧俱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此十
 人從金如希儀言至南寧見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好慰之曰吾
 為汝奏留待此居五六日希儀度金眾衣糧且足復謂曰
 思恩去南寧近耳坐待糧盡眾散兵何不遣半往取衣糧
 金如希儀言於是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希儀念縛金五百
 人者迫死而狼鬪則奈何因問諸巡按御史公且去南寧以金
 往可圖金於路也至思龍驛忽報貴五將五萬人在陽以迎御
 史而臨襲金驚而跳希儀與兵備御史驚希儀謂御史公陽

不知聽希儀徐圖之出呼貴五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
不得官惟朝余汝安私讐言之是時金既行聞希儀取以語貴
五還道候希儀曰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其可疾入賓州
府中金馳馬入賓居數日貴五亦來見復私希儀曰請甘心於金
希儀又怒罵之貴五亦莫測希儀計取出也希儀密請於御史散
遣貴五眾而後囚金而足時金眾取衣糧還者又千餘人兵而
楊雷取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希儀與兵備計遣雷殺
手護御史往柵州而間謂金曰楊雷殺手百人護巡公往柵兵
蓋護送以自結於巡公第可至五十里從者可百人希儀遂與之偕
至五十里金欲還希儀又拉之行百餘里又欲還希儀曰我尚送
巡公汝獨返恐貴五伏人待汝今日去柵近如何不與雷偕至柵
而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柵其酋長從者十餘人皆死黨也會
途中金躍馬墜希儀因責其酋五六人痛拊之曰何不護汝王
令至此五六人雖駭悍以希儀受金故不敢恚金至柵入參將府
希儀使其妻出見之撫以兒子因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
將其五六人既病扶創卧獨四五人從金而雷取部打手百人与
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希儀乃召狼兵三百入府待事復以三
百人入護御史三百人入護兵備使者酒中希儀謂金曰癡兒子往
時懼誅又懼貴五逼今在我府中曷不痛飲為金與酒皆尽醉
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召苗子其黨入狼兵三百夾墀立希儀大
言曰今金國賊也非雷忠不能共我成事雷金披之以紅紵雷愕
然希儀自汝為之而汝不知乎非汝為我誘金吾安得縛於此雷

汝

撫下二本
有之字

駭泣下曰小主人也希儀曰汝為之而欲誑眾乎雷懼不能言其黨
皆取慄希儀曰吾奏雷功兵因見雷與其二百人於巡按兵備
悉賞勞之令率之還賓州遂使散遣金眾之在賓者取計金
一人雷既恐見紹又虞同行者猜已賞金相讎言見殺于路中奔
歸病悸死思思復安蓋希儀以臯緩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
待其為一夫而後縛之若剥笋然人以是益多希儀等而貴
五子土酋益謂希儀不可測也希儀既為參將久廣西人刻木
主配於山雲之祠而生祀之居三年謝病家居安南議起用事
者數強希儀出希儀不應而韋貴徐五復与思思土酋劉現
盧回爭尚地貴五不勝思思嫁禍於我以千金賄地將上變都御
史蔡經從眾詳其剽之現与回連敗貴五兼勝攻圍武緣

經使參議陳茂義都指揮白法就希儀問計希儀大言曰公不
畏死事濟矣及遣諸軍從老弱卒徒手入其宮面諭之曰若爭
洞地何攻武緣也爾仇家欲甘心久矣奈何使之為口實若不自
愛乎彼若感泣悔罪則又諭之曰今朝廷有事安南若誠感悔
返兵洞中束身立功仇家其將若何二酋必踴躍聽命公以善
言撫之可不棄一矢如希儀言武緣遂解兵二十年起為都督
僉事進都督同知統兵貴州居二年又謝病歸二十三年起廣
大入邊召天下名將至京師希儀在召中而佐戎車於宣大
遂与蜀中何卿同統兵江淮佐滅倭然不能有成功二十五年還
召統兵廣西希儀在貴廣大小十數戰最大者則有賀
崖銅仁上役賀縣諸徭據上下礮石諸崗出沒焚劫三十餘

年未刑窺其巢者，總督御史張岳謀諸軍，咸曰：須沈公
 乘是時希儀初江淮留道中，諸將日上計，岳皆不納。希儀
 至見岳曰：兵難過度，請悉付希儀軍入巢覘之。希儀入
 巢數日而殲，虜廷虎五百餘人，餘黨奔富川，復深入五
 旬得級三千餘，俘獲倍是。崖取居黎蠻，有生熟二種，熟
 黎奉令，應公徃如制，獨畏法，不敢踐更，而歲出更錢，其
 性顧思可計。始市猾，輒導官解鞍投鞭，分懸諸黎門，要索
 其飲食餽送，然後聽。每更錢直十數倍，知州渚在官黷，負
 其取遣官奴尤甚。黎首那燕出二牛，与官奴，不啻縛投之。
 諸女婦更出叩頭求服，不許。那燕子強起解縛，迫逐官奴，心
 驚走，以反狀始渚遠上，变那燕懼，連緒感恩，古鎮諸黎為
 亂都御史歐陽必進上疏，儀勅已出兵五道，以入崖感萬州古鎮，
 陵水而希儀病愈，最後至，謂必進曰：法家斷罪必分正從，殺人
 者那燕使殺人者，誰耶？崖感古鎮相煽，從逆不可殺。萬州
 陵水未有黨，惡之實莫若出二道，必進從其計。希儀直入
 五指山下，得那燕等五千四百有奇，俘男女二萬餘，以有貴
 州之軍至貴，再佐總督兵部侍郎張岳征銅鼓苗，龍許
 保等九百有奇，其入銅仁策甚奇，秘人莫知也。希儀身不
 滿六尺，膽勇機警，臨目光逆射，兩顧赤色，挺刀一呼，馬
 辟易，每嘗酒，酒圍其口，衣重鎧，躍之，客見無不驚。明其
 未嘗少挫，乃在執其前部卒，無不聽。癸爭奮平
 居嬉怡，謔笑，腸胃一直如繩，至其臨敵，豁谷網絡，鬼神莫

測也。財俸賜多給。諸耳。人軍中有先登者。斬首者。實不失頃刻。嘗笑曰。人以資財積賄賂。博官。吾從資財積首級得之。豈非計哉。

右王陽明次希儀が事跡ヲ載スルハ此計策ヲ極妙ナリトシ學者ノ手本ニ得モアラヌ也。西人ノ軍ヲ天下ノ大事ニ關ルモアラヌ申テモ小キコトサレ也。西人ノ事蹟ヲ見レバ何モ親信士ヲ持タル人ナリ。古ヨリ名將モ計策ヲ上手ニ交ル人皆如斯ナルヘキ也。傳記委シカラズ人見テ知ラス學者僅傳記ノ粗キトカリヲ見テスニテスルイノヤウ覺スルハ是大ニ謬ナリ。總メ大將ノ旗本ヲ中堅ト云ハ勇力果敢ノ士ヲ聚集シ大將直ニ策應ノ勸ヲスルナリ。又中堅ヲ中權ト云ハ力カタルハ大將方寸中ヨリ奇妙權略ヲナスナリ。世ニ奇妙ノ權略大將ノ方寸ヨリ出ルバカリナリ。旗本備ノコトヲ中權ト云ハカラス是ニテヨク得心スヘキナリ。大

將何ホト奇妙ノ權略ヲナサドノモ一人ニテハナラヌナリ。必コノ手傳ラスルモノハルナリ。是ヲ親信ト云ハ親信士強キ勇力モヨラス武巧アルモ限ラス尤高祖張良符堅カ王猛トキノ謀主ト大畧量ラモ望ム。大將心ヲヨク知大將ト心ヲ合セテ目ハキキテ走リテ毛狐モナリ。大將ヲ助ケ妙術秘計ノ手傳ラスルモノナリ。侍大將物頭平士限ラス出家山伏医者足輕中間モ入ルナリ。我々今ノ妙術之ヲ下ニシテモナリ。身ノ危ク死スルモ顧ミス大將ノ思メリテヨクハ必ラク皆ヲ用ス。如斯人ナレバ妙術秘計ハナラヌナリト知シテ秀吉ヲヌスヒトナカニ入リテ博奕ス。

東照宮御覽衆ト博奕ナサレタる物語皆ヲ心ナリカマウノ人ナレバ妙術秘計ハナラヌナリト知シテ如何ノ事ナレバ計策ヲ以テ敵ヲ誑ク限ルモ雄味ヲ將校士卒國民マテラモハリスキ事ニナリテハ主君

分兵備軍中も知るべきなり何おもて計三ても味方の中三て人知
二人知必五人十人知テソノ敵へ漏れテナリ是ヨリテ親信士
ナリメ妙計奇術ヲラヌトテ是戰畧ノ樞要ナリ扱又戰略ハ
サトキモ不苦ヨク機會ヲ打込アサキ計モ妙術トナリ何おも
計三ても機會ヲ打込又テ何おもテ又ナリ田單カ火牛陳平カ
本傷人ノイアサキ計ヲ以テ切シタリ近世石田カカリ
巧ニ過キタ氏一敗地ニ塗是ツバ打込ト打込トノ違ナリ扱其ツ
オハ打込ト全大将智勇ニアリ智上ヨク事情ニ通了ノ執ヲ
又カサヌトヨ知らんラニ世常ナキ事臨テ胸中人ノキスルニ
平生ノ智計皆出合テ何ノ用モ之又猶其智ヲ練テト思テ
十分ノ計ヲナシ是愚将ノ所為ニ枕會ハ打込又根本ナリ
枕會ト云モノハアサキモナリ十分ノ智ヲ用テ皆ツオハ

ツルトナリ故ニ智勇ノ将ノ計策愚者ノ眼ヨ
リ見テ願相ニ見ユルモノニ畢竟之処愚者ノ見識智
者大見識ニ是ヨリ愚者ノ眼ヨリ見レバアサキ見
ユルト知ヘシ智勇ノ将ノ計畧ハ畢竟之処天命ニ
打任スル処アリト知ヘシ今時ノ兵家者涼古ノ名将
古戰場物語ヲ道理ヲウニクヌケ道ナキヨウニ説
クハ此境ヲ知ラヌ愚見ナリト知ヘシ

業



